中土夜话

人生莫测　多少迷蒙
真相明心　缘到福成

第 36 期　2011 年 12 月 20 日

破财伤身 只因不忍

【慧园】瑞是由西医转来治她的柏金森症的。柏金森症在中医叫震颤麻痹。瑞这个病有近三年的历史了，她双手都颤抖，右手比左手抖得更厉害一些。她吃饭时，常常因颤抖得厉害，饭还没送到嘴边就掉在地上。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虽有一些改善，但症状仍是好了几天又复发了，经过几次反复后，我开始仔细地询问她最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她给我讲了缠绕她三年的一个故事，在叙述过程中，她的情绪由平静到激动，转而愤怒，接下来是悲伤。就这样，我才知道她这病症真正的原因，结在哪儿。

“我和先生经营一个船舶的集装箱运输公司，我们在一座岛上有一栋别墅，与邻居共用一条私人公路，岛上面只有我们两家。因路面失修，我们提议两家出钱将路修好，可是邻家反对，我们只好自己花钱修理。没想到雇来的工人不注意，将修路的石头倒在路中央，致使邻居在交通上不便。他们怀疑我们是因为赌气，故意这么做的，就将一个属於他们家领地、对我们回家又方便又近的一个门封上了，这使得我们回家比平时要多绕好几英里的路。我先生开始骂骂咧咧的，一气之下把自来水总闸关了。水是我们先安装的，为了省钱，他们从我们这儿再接出去。这一关把他们的水源给切断了。断了他们的水，他们几乎气疯了，就在路上倒水泥堆石头，把我们回家的车道彻底堵死了。就这样，为了那二千元的修路费，我们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更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我们双方都找了律师，这桩诉讼案持续快三年了，律师费已经高达 200 万。这三年中，我们不能回家，他们也无法居住。现在我们的矛盾已经快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房子因官司未解决，不能出卖，又无法居住，且需要维修。”说着话，只见她激动得手开始颤抖，面发红，情绪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看到她的痛苦，知道了她的病反复复发不能改善的根源。怒者，肝胆痛也，引肝气提逆心火上冲，气逆而不顺，窒而不舒，伤气，伤神，伤身。她不知道，与生命相比，此事与身孰重？其实，这就在人的一念，矛盾原可以涣然冰释。而今，因不能忍让，使小事成大，争讼无止，花尽冤枉钱，只落得烦恼无尽。

我知道，她的病靠药物是无法治好的，需要从病的根源来治。我于是向瑞谈起“忍”，给她讲“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柳暗花明”的道理。听了后，瑞告诉我说，如果三年前她听到这番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我接着给她讲了“真”和“善”，和法轮大法。我还简单地谈到轮回和因果业力轮报的关系。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哦，我的上帝，是不是我们离真、善、忍实在太远了，才会有如此不幸的遭遇？是不是我们上一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实在对不起别人，才受到今天这种报应？是不是这一切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上帝让我们做人，是做一个为别人好的人？”

她的手停止了抖动。在她离开时她对我说：“医生，你把我这三年的闷气和怨恨给理顺了。”

我没有说什么，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感慨不已，希望她有一日能真正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和道理。 ◇（文/玉琳）

【文史漫谈】 鬼不侵正

文/纪昀（清）

【慧园】福州学使衙门，本是明朝掌管税收的官署。那时，当权的宦官贪婪横暴，在官署里杀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所以，至今那官衙里还经常出现怪异的事情。我任福建督学的时候，奴仆们在夜间往往被惊吓。

乾隆甲申年（公元 1764 年），我的父亲姚安公来到福建学署，听说有间房里闹鬼，他就特意住在那个房间里，竟然夜夜平静，什么事也没有。

我劝父亲不要让邪鬼伤害了自己宝贵的身体。父亲教诲我说：“许多读书人往往主张无鬼论，那是迂腐的，也是强词夺理的。然而，鬼必然是怕人的，因为阴气总是胜不过阳气的。假如有人被鬼所侵犯，那必是因为他的阳气敌不过阴气。而阳盛的人，并不是光凭血气壮和性情粗暴。人的心里，常常怀着慈祥和蔼，这便是阳气；心里怀着惨毒凶狠，这便是阴气。心地坦诚清白，是为阳气；内心阴险狡诈，是为阴气。公正刚直，是阳气；自私谄曲，是阴气。所以《易经》里把阳比喻为君子，把阴比喻为小人。人只要心存光明正大，血气便表现为纯阳纯刚，虽遇邪魔鬼魅，一身正气的人如幽室里炽热的炉火，无论多坚固的寒冰也会融化自消。你读了那么多书，曾见过史传里有行为端正的人和有德之士被鬼魅侵袭的记载吗？”

我感谢父亲的教诲。直到现在，每次回想起来，先父的庭训，言犹在耳。（摘自《阅微草堂因果录》）◇

他再也没挥舞过皮鞭

【慧园】2002 年 4 月，我与几位法轮功学员被恶人绑架，临时被关押在了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

通道里暗暗的灯光，映衬着恶徒们狰狞的脸，他们一个个地询问我们的姓名，我们拒绝回答。一名恶徒就从腰中抽出他宽宽的皮带，向我们身上狠命地抡去。

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咀嚼着……

抡着皮带的人停下了手，看着走过来的儿子，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式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

我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这个 6、7 岁年龄的男孩，他依然在专心致志的掏摸着口袋，心满意足的品味着……我惊讶于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着眼前的残酷。

我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抡起皮带的年轻恶徒：“你把孩子带走！”

恶徒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们孩子是久经沙场考验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

那一刻，我从内心为他感到悲哀，我仍然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性地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

他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呆看着他。

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起了孩子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

孩子转过身来，扬起小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

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通道尽头的时候，那位年轻的父亲转过身挥动右手向我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出了地下通道……

后来，知情的人们告诉我，那是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挥舞过皮鞭。◇（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国务院让做的实验，谁来管？”

【明慧网】我是一名大夫，1999 年春天我在内蒙古赤峰市某医院实习时，带我的曾祥（化名）大夫给我们几个实习生谈了一件令人既震惊又愤慨的事情。

那是曾祥大夫在北京一家著名医院实习时的事情。这家大医院有专门的实验病房，属于内部划定，不设标志，也不为外界所知，管实验病房的大夫是一些拿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当时正进行着一种叫某某欣的抗生素药物实验。（我记不清药名了，可能是头孢类抗生素。）该药品在超出治疗量时有一种热源反应（高烧）的副作用。当时有大量肺炎患者被安排进实验病房（患者和家属并不知是实验病房）。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哪个患者被安排进实验病房，由那些老专家决定。

曾大夫当时说：“一个大叶性肺炎，在外边任何医院，用大量青霉素就完全可以治好，而送到这里的实验病房就完了。他们会从实验药物的基础量用起，然后逐渐加量，直至患者死亡。你们看吧，那些老教授一来开方子用药，病人的体温就很快 38、39 度上来了。等他们一走，体温就下来了（恢复正常了）。”我们当时问，那些病人怎么不跑？曾大夫说：“跑？开始他们还以为给他们好好治疗呢，医院又不许家属陪床，手脚被用绷带固定了，烧过两回，全身都是酸痛无力的，怎么跑？根本不可能。他们只关心他们得到的那些数据，哪管你的死活。人死了，对家属说是病情特别严重，抢救无效死了。”

我们问：“家属不怀疑吗？”曾大夫说：“怀疑？人们大部份都认为这么著名的医院这么好的条件都治不好，别的医院更白搭。他们就是利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才能这么干的。”

“医院这样害人就没人说、没人管吗？”曾大夫说：“管？那些老教授本来就是拿国务院津贴的，这是国务院让做的实验，谁来管？知道的人不敢明说，都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我们几个实习生在一边有时也说‘又来了当干粮的了’，患者家属被说的一愣一愣的，并不知道什么意思。”

中国许多药物的数据是不是以成百上千的无辜患者的死亡为代价而得到的呢？这个问题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栗。◇

忆苦思甜

文/秋莲

一九六几年，东北一老农。
忆苦思甜会，上台语由衷。
还是过去好，东家饱饭供。
常吃粘豆包，干活力无穷。
如今吃不饱，饥肠肚子空。
话还没说完，就被台下轰。
实话实说错，老农被搞懵。
共产坐天下，你得假大空。